

宋文宪公全集

第二
卷

宋文憲公全集卷五十四

後學四明孫鏘校刊

石表辭

故丹谿先生朱公石表辭

丹谿先生既卒。宗屬失其所倚藉。井邑失其所依憑。嗜學之士。失其所承事。莫不方皇遙慕。至於灑涕。濂聞之。中心尤摧咽。不自勝。蓋自加布於首。輒相親於几杖。閒訂義質疑。而求古人精神心術之所寓。先生不以濂爲不肖。以忘年交遇之。必極言而無所隱。故知先生之深者。無踰於濂也。方欲聚厥事行。爲書以傳來世。而先生之子玉汝。從子嗣。忽踰濂門。以先生從弟無忌所爲狀。請爲表。以勒諸墓上。濂何敢辭。先生諱震亨。字彥修。姓朱氏。其先出於漢槐里令雲之後。居平陵。至晉永興中。臨海太守汎。始遷今婺之義烏。子孫蟬聯。多

發聞於世。郡志家乘載之爲詳。當宋之季。有東堂府君者。諱良祐。懿然君子人也。蓋以六經爲教。以弘其宗。府君生某。某生迪功郎桂。迪功生鄉貢進士環。先生之大父也。父諱元。母戚氏。先生受資爽朗。讀書卽了大義。爲聲律之賦。刻燭而成。長老咸器之。已而棄去。尙俠氣。不官出人下。鄉之右族或陵之。必風怒電激。求直於有司。上下搖手相戒。莫或輕犯。時鄉先生文懿許公。講道東陽八華山中。公上承考亭朱子四傳之學。授受分明。契證真切。擔簦而從之者。亡慮數百人。先生歎曰。丈夫所學。不務聞道。而唯俠是尙。不亦惑乎。迺摵衣往。事焉。先生之年。蓋已三十六矣。公爲開明天命人心之祕。內聖外王之微。先生聞之。自悔昔之沈冥顛墮。汗下如雨。由是日有所悟。心局融廓。體膚如覺增長。每宵挾冊坐至四鼓。潛

驗默察。必欲見諸實踐。抑其疏豪。歸於粹夷。理欲之關。誠僞
之限。嚴辯確守。不以一毫苟且自恕。如是者數年。而其學堅
定矣。歲當賓興。先生應書秋闈。幸沾一命。以驗其所施。再往
再不利。復歎曰。不仕固無義。然得失則有命焉。苟推一家之
政。以達於鄉黨州閭。寧非仕乎。先是府君置祭田三十餘畝。
合爲一區。嗣人遞司稽事。以陳時薦。然有恆祭而無恆所。先
生迺卽適意亭遺址建祠堂若干楹。以奉先世神主。歲時行
事。復考朱子家禮而損益其儀文。少長咸在。執事有恪。深衣
大帶。以序就列。宴私洽比。不愆於禮。適意亭者。府君所造以
延徐文清公之地。先生弗忍其廢。改創祠堂之南。俾諸子姓
肄習其中。包銀之令下。州縣承之急如星火。一里之間。不下
數十姓。民莫敢與辯。先生所居里僅上富氓二人。郡守召先

生自臨之曰此非常法君不愛頭乎先生笑曰守爲官頭固當惜民不愛也此害將毒子孫必欲多及民願倍輸吾產當之守雖怒竟不能屈縣有暴丞好詔瀆鬼神欲修岱宗祠以徼福懼先生莫已與以言嘗之曰人之死生嶽神實司之欲治其宮孰敢干令先生曰吾受命於天何庸媚土偶爲生死計耶且嶽神無知則已使其有知當此儉歲民食糠覈不飽能振吾民者然後降之福耳卒罷其事賦役無藝胥史高下其手以爲民奸先生集同里之人謂曰有田則科徭隨之君等入胥史餌而互相顧非策之上也宜相率以義絜其力之弱羸而敷之眾翕然從每官書下相依如父子議事必先集若苛斂之至先生卽以身前辭氣懇款上官多聽爲之損裁縣大夫勸耕於鄉將有要於民先生懼其臨境邪幅屏屢往

迎於道左。大夫驚曰：「先生何事乃爾耶？」先生曰：「民有役於官，禮固應爾。」大夫曰：「勸耕善乎？」先生曰：「私田不煩官勸，第公田生青芻耳。」是時圭田賦重，種戶多逃亡，故先生以此爲風。大夫一笑而去。鄉有蜀墅塘，周圍凡三千六百步，溉田至六千畝而贏，堤壞而水竭，數以旱告。先生倡民興築，置坊庸，鑿爲三竇，時其淺深而舒洶之，民食其利。後十年，山水暴至，堤又壞，先生命再從子漳力任其事，以嗣其成。縣令長或問決獄，得失，先生必盡心爲之開導。東陽郭氏父子三人虐毆小民，幾斃，又貫鍼鱗腹，逼使吞之，事移義烏鞫問，當其子父皆死。先生曰：「原其故殺之情，亦一人可償爾。」二子從父之令，宜從末減，若皆殺之，無乃已重乎？」事上從先生議。張甲行小徑中，適李乙荷任器來，幾中甲目。甲怒，拳其耳而死。甲乙皆貧人。

甲又有九十之親。先生曰。貰甲罪則廢法。徇法甲必瘐死。親無以養亦死。乙屍暴於道。孰爲藏之。不若使竟其葬。蘊且慰其親。徐來歸。獄服中刑耳。或曰。甲或逃奈何。先生曰。若以誠待之。必不爾也。縣如先生言。後會赦免。細民有斬先生邱木者。先生訊之。民弗服。先生聞於縣。將逮之。人交讓民曰。汝奈何犯仁人耶。民曰。計將安出。人曰。先生長者也。急昇木還之。當爾貸民從之。先生果寘而不問。先生客吳。妙湛院尼刻木作人形。以爲厭蠱。館客陳庚得之。欲發其事。尼懼甚。先生知之。以計給陳出。碎其木。刻陳歸。怒且詈。先生徐曰。君乃士人。獲此聲於吳楚間。甚非君利。儻乏金。吾財可通用。勿憂也。尼後輦金帛爲謝。先生吻而去。方嶽重臣及廉訪使者聞先生名。無不願見。旣見。無不欲交章薦之。先生皆力辭。唯民瘼吏

弊必再三蹙頞告之。不啻親受其病者。覃懷鄭公持節浙東。尤敬先生以尊客禮禮之眾或不樂競短其行於公。公笑曰。朱聘君盛舉諸公之長。而諸公顧反短之。何其量之懸隔耶。皆慙不能退。初。先生壯齡時。以母夫人病脾。頗習醫。後益研礲之。且曰。吾旣窮而在下。澤不能至遠。其可遠者。非醫將安務乎。時方盛行陳師文裴宗元所定大觀二百九十七方。先生獨疑之。曰。用藥如持衡。隨物重輕而爲前卻。古方新證。安能相值乎。於是尋師而訂其說。渡濤江。走吳。又走宛陵。走建業。皆不能得。復回武林。有以羅司徒知悌爲告者。知悌字子敬。宋寶祐中寺人。精於醫。得金士劉完素之學。而旁參於李杲。張從政二家。然性倨甚。先生謁焉。十往返不能通。先生志益堅。日拱立於其門。大風雨不易。或告羅曰。此朱彥修也。君

居江南而失此士人。將議君後矣。羅遽修容見之一見如故。交爲言學醫之要。必本於素問。難經而溼熱相火爲病最多。人罕有知其祕者。兼之長沙之書。詳於外感。東垣之書。詳於內傷。必兩盡之。治疾方無所憾。區區陳裴之學。泥之且殺人。先生聞之。夙疑爲之釋然。學成而歸鄉之諸醫。始皆大驚。中而笑且排。卒乃大服。相推尊願爲弟子。四方以疾迎候者無虛日。先生無不卽往。雖雨雪載途。亦不爲止。僕夫告痛。先生諭之曰。疾者度刻如歲。而欲自逸耶。寢人求藥無不與。不求其償。其困阨無告者。不待其招。注藥往起之。雖百里之遠。弗憚也。江浙省臣往討閩寇。深入瘴地。遂以病還錢塘。將北歸。先生脈之。曰二十日死。使道經三衢時。召吾可使還。燕然亦不能生之也。如期卒於姑蘇驛。權貴人以微疾來召。危坐中。

庭列三品儀衛於左右。先生脈已。不言而出。或追問之。先生曰。三月後當爲鬼。猶有驕氣耶。及死。其家神先生之醫。載粟爲壽。先生辭之。一少年病熱。兩額火赤。不能自禁。躁走於庭。將蹈河。先生曰。此陰證也。製附子湯飲之。眾爲之吐舌。飲已。其疾如失。先生治療。其神中若此甚多。門人類證有書。茲不詳載。先生孤高如鶴。挺然不羣。雙目有大小輪。日出明。雖毅然之色。不可陵犯。而清明坦夷。不事表襩。精神充滿。接物和粹。人皆樂親炙之。語言有精魄。金鏘鐵鑼。使人側耳聳聽。有蹶然興起之意。而於天人感應。殃慶類至之說。尤竭力戒諭。反覆不厭。故其教人也。人旣易知。昏明強弱。皆獲其心。老者則愛慈祥。幼者則樂恭順。莫不皆知忠信之爲美。固未能一變至道。去泰去甚。有足觀者。或有小過。深掩密覆。唯恐先生。

知之。凡先生杖履所臨，人隨而化。浦陽鄭太和十世同居，先生爲之喜動顏面。其家所講冠昏喪祭之禮，每咨於先生而後定。蓋先生之學，稽諸載籍，壹以躬行爲本，以一心同天地之大，以耳目爲禮樂之原，積養之久，內外一致，夜寐卽平晝之爲暗室，卽康衢之見，汲汲孜孜，耄而彌篤。每見誇多鬪靡之士，輒語之曰：「聖賢一言，終身行之弗盡，奚以多爲？」至於拈英摘艷之懿，尤不樂顧。且以吾道蠡賊目之，及自爲文，率以理爲宗，非有關於綱常治化，不輕語也。居室垣墉敦尙儉朴，服御唯大布寬衣，僅取蔽體，藜羹糗飯，安之如入珍。或在豪姓大家，當其肆筵設席，水陸之羞，交錯於前，先生正襟默坐，未嘗下箸。其清修苦節，能爲人之所不能爲。而於世上所悅者，澹然無所嗜。惟欲聞人之善，如恐失之，隨聞隨錄，用爲世

勸遇有不順軌則者。必誨其改。事有難處者。又導之以其方。
晚年識見尤卓。嘗自括蒼還道過永康。謂人曰。青田之民囂
悍。值此法弛令乖之時。必依險阻。嘯聚爲亂。已而果然。又嘗
告親友曰。吾足跡所及廣矣。風俗澆漓甚。垂髫之童。亦能操
狡謀罔上。天怒已極。必假手殲之。盍力善以延其胤乎。時方
承平。聞者咸笑先生之迂言。未幾。天下大飄。空村無煙火。動
百餘里。先生所著書。有宋論一卷。格致餘論若干卷。局方發
揮若干卷。傷寒論辯若干卷。外科精要發揮若干卷。本草衍
義補遺若干卷。風水問答若干卷。凡七種。微文奧義。多發前
人之所未發。先生嘗曰。義理精微。禮樂制度。吾門師友論著
已悉。吾可以無言矣。故其所述。獨志於醫爲多。先生生於至
元辛巳十一月二十八日。卒於至正戊戌六月二十四日。瀕

卒無他言。獨呼嗣衍謂曰。醫學亦難矣。汝謹識之。言訖。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八。娶戚氏。道一書院山長象祖之女。先三十年卒。子男二。嗣衍。玉汝。嗣衍亦先三年卒。女四。適傅似翁。蔣長源。呂文忠。張思忠。孫男一。文据。女二。一適丁榆。一尙幼。某年十一月日始葬先生於某山之原。卒後之五月也。先生所居曰丹溪。學者尊之而不敢字。故因其地稱之曰丹溪先生。夫自學術不明於天下。凡聖賢防範人心。維持世道之書。往往割裂播拾。組織成章。流爲譁世取寵之具。間有注意遺經。似若可尚。又膠於訓詁之間。異同紛挐。有如聚訟。其視身心。皆藐然若不相關。此其知識。反出於不學庸人之下。於戲。秦漢以來。則或然矣。然而靈豸不鳴。孽狐之妖弗息。黃鐘不奏。瓦缶之音日甚。天開文運。濂洛奮興。遠明九聖之緒。

流者遏而止。膠者釋而通。一期闔廓其昏翳。挽回其精明而後已。至其相傳。唯考亭集厥大成。而考亭之傳。又唯金華之四賢。續其世胤之正。如印印泥。不差毫末。此所以輝連景接。而芳猷允著也。

先生少負任俠之氣。不能撓屈。及聞道德性命之說。遽變之而爲剛毅。所以局量弘而任載重。寤寐先哲。唯日不足。民吾同胞之念。須臾莫忘。雖其力或弗支。苟遇惠利。少足以濡物。必委蛇周旋。求盡其心。應接之際。又因人心感發之機。而施仁義之訓。觸類而長。開物成化。所謂風雨霜露。無非君子之教者。要亦不可誣也。致思於醫。亦能搜隱抉祕。倡明南方之絕學。嬰疚之家。倚以爲命。先生一布衣耳。其澤物有如此者。使得其位於朝。以行其道。則夫明效大驗。文將何如哉。嗚呼。先生已矣。其山峙淵澄之色。井潔石貞

之操與其不可傳者弗能卽矣徒因其遺行而誦言之見聞
不博惡能得十一於千百之間哉雖然舍是又無足以求先
生者敢摭狀之槩敘而爲之銘曰

濂洛有作性學復明考亭承之集厥大成化覃荆揚以及閩
粵時雨方行區萌畢達世胤之正實歸金華縣延四葉益燦
其葩辟諸上尊實彼遠路隨其志分不爽其度有美君子欲
振其奇血氣方剛疇能侮予七尺之軀忍令顛越壯齡已踰
亟更其轍更之伊何我笈有書負而東遊以祛所疑非刻非
厲曷圖曷究豈止惜陰夜亦爲晝昔離其羣今廓其矇始知
人心與宇宙同出將用世時有不利孚惠家邦庶享厥志勤
苟躬可捐我豈遑恤仁義之言繩繩勿休昭朗道真釋除欲
我祠事以帥其宗況有詩書以陶以礪以暢其施期壽夫物

仰上帝有赫日。注吾目。天人之交。間不容粟。聽者聳然如聞
巨鏞。有聲鏗鏞。無耳不聰。旁溢於醫。亦紹絕躅。開闢玄微。功
利尤博。斂其豪英。變爲毅弘。所以百爲度。越於人。咷咷世儒。
出入口耳。競藻鬪華。析門殊軌。以經爲戲。此孰甚焉。不有躬
行。其失曷鏗。世塗方冥。正資揚燎。夢夢者天。使埋其耀。精神
上征。定爲長庚。與造化遊。白光焞焞。表德幽墟。遵古之義。僉
曰允哉。是詞無媿。韓刻補輯

故泰和劉府君墳前石表辭

大江之西。邑曰泰和。世以藝文自著。則歸之珠林劉氏。劉氏
傳裔至名鍔。字宗榮者。實號快軒府君。淳德砥行。張甚。及其
歿也。其子崧。旣請李祁先生勒銘玄堂。復慮遺善弗襯。顯於
世。徵濂文表諸隣。府君器局方凝。幼與黃兒游。挺挺如野

鶴在鷄羣。讓弗敢與齒。長肄進士業。一再不勝。輒罷去。攻六藝學。必欲驗諸躬行。故自治益嚴。獨居屋漏。儼若上交神明。正襟危坐。從明迄曠。不少愆厥度。撫世酬物。幾若言不出吻。及見義事。輒奮迅抃躍。雖鼎鑊刀鋸在左右。亦弗暇卹。厥父病瘡五年。晝夜不離牀下。調火煉良劑以進。久不就衾枕。至蟻蟲在巾襪間。族屬瑩域爲勢家所攘。俗狃堪輿家書。謂地氣能賤貴人。多發故塚以瘞新魄。府君彈指曰。歿者或有知。有暝目九泉下乎。卽鉤索訟復之歲甲午。厲鬼爲人。痴宗姓有一門垂絕。尙遺三孽。孤家遂陵夷。閭師利之。輒誘以爲奴。府君抱之長憫。亟走白縣大夫曰。鍔之族嘗列爵王朝矣。今嗣人多故。無闔廬以蔽雨風。無羞服以適口體。棲棲焉。遑遑焉。服爲人奴。鍔久病焉。夫威以戢暴。政以範俗。惠以懷惄。惟